

2005

2010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/ 编

短篇小说
2016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5

2010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/ 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6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12794-8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

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1371 号

责任编辑 王 晓 文 珍

装帧设计 马诗音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46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 插页 3

印 数 1—4000

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94-8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畜生	麦 家	1
暴力倾向	高 远	20
浮生	任晓雯	32
万用表	苏 童	52
拥抱	鲁 敏	69
阿玛尼	王 手	87
白夜照相馆	王苏辛	104
私了	东 西	123
抒情消亡简史	周嘉宁	134
六户底	王祥夫	150
灰鲸	须一瓜	158
欢笑夏侯	陈世旭	184
出警	弋 舟	206
九眼石	次仁罗布	225
深度安静	林秀赫	242
枪手	韩少功	260
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	蔡 东	274
去宽窄巷跑步	周李立	291
手肴	房 伟	310
革命者	朱山坡	324
亲自遗忘	杨少衡	336
AI	李静睿	347
棋语·搏杀	储福金	364
暗夜行路	李云雷	381
我不知道她的名字	东 君	398

畜 生

麦 家

我在满嘴酒气的恶臭中醒来，发现两只老母鸡正对着我胸膛咯咯地叫着，一边欢快地啄着我呕吐出来的午饭：有鱼，有肉，笋干，盐鸭蛋，还有粽子糯米。它们经过我胃酸的腐蚀和酒精的涨泡，变得稀里糊涂，黏糊糊，滑唧唧，臭烘烘，像阴沟里的秽物。这是一九七四年端午节这天下午，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喝酒、第一次酒醉、第一次呕吐，都在这个老母鸡对我开怀大笑的下午发生了。

都是爷爷害的！

爷爷一边端着汤碗，一边指着我满脖颈的痱子说：“你看，你身上每一个汗毛孔都长了痱子，难看死了。知道你为什么长痱子吗？因为你整天像头水牛一样泡在溪坎里打水仗，骨头里进了水，身上湿气太重。”爷爷喝了酒就高兴，高兴了就会拿我寻开心，他把酒碗递给我，“来，喝一口，杀杀你身上的湿气。”

我不喝。我说：“小孩子不能喝酒。”

爷爷说：“没让你喝酒，这是药。杨梅酒可是除湿祛寒的灵丹药，以前杨贵妃都年年要喝的。喝吧，当药喝，这时节喝最灵。什么东西都要当季吃，现在喝是仙药，到冬天它就是毒药了。”

我先是像喝毒药一样，怕死地抿一小口。发现这酒像蜂蜜水一样甜，就放开喉咙吞了一大口，又一大口，把半汤碗杨梅酒喝了个精光。

爷爷骂：“你疯了！谁让你喝这么多，不把你醉死才怪。”

我真的醉了，饭还没有吃完，就像瘟鸡一样，头晕得不行，身子骨瘫散，连凳子都坐不住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要死了。酒精把我身上的痂子全点燃，我身子像着火，又红又烫，像块烙铁。

爷爷把我抱到篾席上。每到夏天，爷爷都会在他住的厢房门前铺一张篾席睡午觉。篾席下面是打磨过的青石板，光滑，凉爽，睡在这里，最热的身子都会凉快下来。篾席本来的颜色是青灰色的，但爷爷的汗水把它染成褐色，像用酱油煮过。爷爷说，汗水也是油漆。这张篾席的年纪比我还大。当然，这也是爷爷说的。爷爷还对我说过，时间会叫油漆褪色，又会给没有油漆过的东西上色。

爷爷总是爱跟我说这说那的。

那天下午，在我失去知觉前，我听到爷爷对我说：“你个十三点，本来今天可以带你去看热闹的，现在你就老老实实睡觉吧，这碗酒保你可以睡到明天天亮。”

但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，两只老母鸡在我身上又是啄，又是叫，把我吵醒了。事后爷爷说，主要是因为及时把酒吐出来了，否则就是老虎吃了我也吵不醒我。也许吧，反正我醒了，而且除了浑身痒和有点头痛，没有其他恶果。没有胃出血，没有酒精中毒，没有瞎掉眼睛，没有失去记忆。总之，我没什么大问题，倒是村子——整个村子出了大问题，没人了。一个人没有。

村子空了！像课本里说的，好像日本佬刚来过。

我从自家屋子里开始寻，寻到隔壁三爸家，阿木家，国根家，水水家，铁匠家……挨着门一家家寻过去，一条弄堂寻到底，喉咙叫破，眼睛拉直，也没见到一个人影，听到一丝人声。

再寻一条弄堂，还是一样，见不着人，只看见鸡啊，狗啊，猫啊……它们在空荡荡的村子里，显得比平时要多，胆量也更大，见到我一点不害怕。水水家的狸花猫最气人，跟水水这人一样，贼精，好像知道我心田里也长满痂子，在着火，管不了它，居然放肆地当着我的面，恬不知耻地叼走了铁匠家的半条带鱼。我想去追它，可想到如果大家真出了事，谁还要半条带鱼？一拖拉机也不要了。人死了，只要木头做棺材，谁要这些东西？

当时我确实有这种担心，村里人都死光了。

寻到祠堂门口，终于看见一个人，是富根瘫子。村里人都晓得，富根瘫子年轻时跟东山寺里的一个老和尚练过武，有轻功，火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来，他噌一下就上去了，噌一下又下来了，像野猫爬墙头。他爬了几年火车，家里要什么有什么，连机关枪都有，身边的男人都怕他，女人都爱他。爷爷说，那时光他住在城里，花花世界，好看的女人跟我们溪坎里的鲫鱼一样多，一样容易弄到手。没人说得清爽，他到底睡过多少城里的女人，反正很多很多，一节火车装不下。他把城里的女人睡了个够，也把身上的力气睡散了，然后有一天就从火车上摔下来，被飞奔的铁轱辘切掉双腿。

爷爷说：“轻功是个力气活，力气稀松，身子就重了，像块湿毛巾。以前，富根瘫子是块丝巾，可以跟风一起飞。”

等他被人抬回村里时，湿毛巾也不是，只是一团烂棉絮，那些以前的女人、钱财，都变成一身虱子。为了养活这些虱子，他不得不卖掉父母留下的茅草屋，一年四季吃住在祠堂里，像只癞蛤蟆。村里有句口头禅：他的家在祠堂，他的鸡巴比腿长，说的就是富根瘫子。鸡巴比腿长，就是没有腿；把祠堂当家，就是没有家。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了，除了一条命、一件烂棉袄、一身臭虱子。他日里夜里瘫在祠堂门口，有人给他什么就吃什么，没人给他就吃身上的虱子，喝屋檐水。

爷爷说：“世上最惬意的事是鸡变凤凰，最作孽的事是龙变虫子。富根瘫子四十岁前是最惬意的，睡过的女人一火车都装不下，四十岁后是最作孽的，吃的香烟都是人家丢的烟屁股。”

尽管爷爷不准我叫他瘫子，但只要爷爷不在身边，我从来都只叫他瘫子。对吃烟屁股的人，小孩子也瞧不起他的。

我说：“瘫子，村里的人呢，怎么都不见了？”

他说：“你把那两个烟屁股给我捡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

午后的阳光白亮白亮的，铺在杂色的拳头大的鹅卵石上，啾啾地冒着热气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会儿在石头缝里看见一个烟屁股，却怎么也瞅不见另一个。

我说：“只有一个。”

他说：“转过身，朝我走过来，在台阶上找。”

总共三级台阶，我在第三级台阶上发现另一个烟屁股。可这级台阶他是看不到的，除非他的目光会拐弯。

我奇怪了，问他：“你坐在那里，怎么看得到这个烟屁股？”

他说：“我闻到的。”

我拾起两个烟屁股，交给他，要他告诉我。他却跟我要赖，要我再去给他寻几个才告诉我。我骂他，踢他，朝他吐口水，逼他马上告诉我。但他根本无所谓我踢啊骂的，好像是一只石狮子，好像烟屁股把他开心死了。他一边专心点着烟屁股抽，一边嘿嘿地笑：“快去找吧，晚了你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好家伙，几年才看一次呢，全村人都去看了，你没看到会后悔死的。”

我想起爷爷在我昏睡之前说过，本来今天他要带我去看热闹的，现在他也这么说，看来这是真的。那么在哪里？是什么热闹？我狠狠踢他，骂他，逼他，他就是不说。“快去给我找烟头，否则你打死我也不说。”他说，“我已经死过好多次，怎么会怕死？没有烟抽，比死还难过。”

我只好忍着气，顶着炎炎烈日，像只一路嗅寻自个儿尿水的小狗一样，埋着头，伸着脖颈，瞪着眼，去寻烟屁股。寻了两条弄堂，总算寻到三个。这回我学了聪明，把烟屁股亮在手板心里，只给他看。我要他先告诉我。他眼睛射着一道蓝光，盯着我手板心，盯得我手板心发烫，像三个烟屁股在燃烧。

我催他，“你说啊，他们去哪里了。”

他故意找我碴，像语文书上写的，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：“你急了是不是？可是你才找了三个就让我说，没这么便宜，除非你再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我真想掐死他，可心里确实急得很，只好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

他说：“今天是端午节，你家里一定有粽子吧，晚上给我送两个来。”

给你送个鸡巴！别以为我是小孩子好欺负，你死瘫子一个谁怕你。可嘴上，我答应得很爽快又坚决，“好的。”我说，

“一定。”

他说：“要有肉的。”

我说：“当然。”

骗人谁不会，我想。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，骗人会长长鼻子。我敢对天发誓，这也是骗人的话。骗人的人多着呢，我也经常骗人，可从来没见过谁鼻子长长。大人们用骗人的话教育我们小孩子不要骗人，真是太滑稽。瘫子就更滑稽，鸡巴比腿还长，一个活死鬼，居然还欺负我。这么想着，我怒气冲天，对他大声说：

“瘫子，快告诉我，否则我把烟头全扔到阴沟里。”

他这才告诉我：下午镇上开公判大会，要枪毙人，他们都去看杀人了。

我一听胸膛怦怦地跳起来，好像要杀的人是我。我怕了，然后拔腿就跑。我不是怕被人杀，我是怕错过杀人的当场。去镇上有五里路，我小孩子脚步小，就算一路快跑也要半个小时，万一赶不上怎么办？好几年才一次呢，错过了，鬼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。

爷爷说：“日本佬作威那些年，杀人跟杀鸡一样，随便看到，偶尔去镇上说不定就能撞见；解放头几年里也不难见到，十里八乡每年总要杀几个土豪恶霸，跟杀猪差不多；现在世道太平，杀人跟杀牛一样，几年都遇不到一次，稀罕了！”

确实，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杀人，只听人说过。经常听。我当然想亲眼看一次，我们小孩子都想。其实大人也想呢，要不村子怎么会空？想到全村人都去看了，我有可能成为今后全村唯一没有见过杀人的人，我又怕又羞，好像犯了什么恶罪。

我一路狂奔，像只尾巴被剃的小鹿，冲啊冲，勇往直前，跌倒爬起，奋不顾身，身上的痱子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都狗急跳墙，在我身上疯狂乱窜，兴风作浪，裤裆里，脚板底，胳肢窝，全都成了蚂蚁窝。我觉得我要痒死了。但我不怕死。我宁愿死也不想做一个全村唯一没见过杀人的人。

运气不错，半路上我遇到一辆拖拉机，戴着一顶大黑烟帽

子,向我嘭嘭开来。我看见车斗里塞满了人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村的,但我已想好——下定决心!不管哪个村的,不管车上挤着多少人,我都要爬上去。

我不像富根瘫子一样有轻功,会爬火车,但爬个拖拉机绝不在话下。我们经常爬,有胆子,也有经验。我先迎着拖拉机跑过去,以我的经验,开拖拉机的师傅一定会破口大骂,同时也一定会放慢速度。放心,没哪个司机敢撞人的。再说,就算敢撞也撞不上,等拖拉机开过来,还有十来米距离时,我会迅速闪开,掉头往前跑,然后趁着拖拉机追上我时,迅速扑上去。这时间非常短,只有一两秒钟,必须快,必须集中精力,斗大胆,豁出去,怕不得。怕会让手发软,抓不住车斗边,抓住也会被甩掉。抓住车斗边口后,不能马上起跳,要跟着拖拉机跑一阵,一边跑一边理顺脚步,然后纵身一跃。什么时候起跳很关键,早了,脚步没理顺,有力使不出来;晚了,力气跑光就无力起跳。还有,最好别在车轮前起跳,应该在车轮后,这样摔下来也不会有危险,顶多摔一跤,磕破膝盖。否则摔下来,正好被车轮轧着,那就不是磕破皮肉,而是要出人命的。

爷爷说:“和我们小时光比,你们这代孩子多一样童子功,就是爬拖拉机。”

我觉得爷爷说得很对,我们不但会爬树、扒墙、游水、摸鱼、抓蛇,还会爬拖拉机。包括水水,女孩子,照样会爬。蜘蛛生来会吐丝结网,我们生来会干这些事。我们在摇篮里就学会这些事,就像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在摇篮里就会说叽里咕噜的外国话一样。

上车后,我得知,一车人都是去镇上看杀人的。他们是骆驼村的,离我们村很远,几十公里,快挨着邻县肖山。水水母亲就是这个村庄嫁来的,说话腔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,是短舌头的肖山腔。水水说,她最讨厌去外公家拜年,像上天一样难,走公路一天走不到,走山路虽然近一些,但山路很难走,来回一趟新鞋子就变成破鞋啦。水水确实经常穿破鞋子,脚指头钻出来,像个野孩子。

其实水水不野，娇滴滴，连毛毛虫都怕。可她鬼点子多，贼精，像他们家狸花猫，眼睛一闭，一个鬼点子像她脚指头一样钻出来，搞得我们都不爱跟她玩耍。几个月前她曾经偷看我撒尿，被我发现后她怕我报告老师，当着我的面脱下裤子，也让我看她撒尿。我说我不要看，她说我已经看了，而且还恶人先告状，向老师报告说我偷看她撒尿。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理过她，我恨她，连她一家人都恨，恨死！没想到，开拖拉机的师傅还是她大表哥，让我很失落。爷爷说，这叫冤家路窄。不过想到他们这么远都要赶来看，开着拖拉机来，又让我有些激动，好像我们是战友。

我感激和他们相逢。

拖拉机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送到镇上。

开始，我们不知道去哪里。但很快知道了，因为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。高音喇叭刚响起时，停落在高压线上的一长串麻雀一齐射向天空，像挨了枪打。拖拉机循着高音喇叭的声音开去，开进镇子，开出镇子，最后停在镇中心学校附近的一块刚收割完油菜的空地上。这里停满拖拉机和脚踏车，也堆满油菜秆。油菜秆引来成群蜻蜓，满天飞，四处停，好像蜻蜓也赶来看热闹。

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，像蜂箱里的蜜蜂，一层层，满当当，角落落都是！大人大多挤在操场上，像筷子一样，插得密密麻麻，风都钻不进去。小孩子，五花八门，各显神通，有的跨在篮球架上，有的爬在电线杆上，有的像猴子一样攀在树上，有的像野猫一样钻在屋檐下。围墙上更不用说，排满人，像书架上排满书。

我知道，我必须上围墙。只有登上围墙，我才可能看到前面发生的事情：谁在讲话，谁在挨斗，谁要被枪毙。可围墙很高，必须要大人把我抱上去，同时上面的人必须要愿意给我挤一个位。谁这么好？只有熟人。我们村的人。我沿着围墙一路寻去，一大圈下来，没发现一个熟人。既然我们村子空了，他们当然都在这里。可我找不到他们。他们像山上的落叶消失在满地的树叶里，像空气消失在空气里。

我急得要哭。

我真的哭了。

突然，我透过泪水看到一双熟悉的破鞋子。是水水！她坐在围墙上，小腿挂下来，前后荡着，像坐在水渠上戏水。我忘记了恨，大声喊她，让她给我匀个位置。她很慷慨，不但给我匀出位置。还把她父亲从人堆里叫起来，帮助我爬上围墙，挨着她坐下。

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片黑压压的后脑勺，冒着白色的热气，发出嚤嚤嗡嗡的声音。越过人头，我看到一个临时搭的木台子，插满红旗。没有风，红旗不飘，耷拉着，像被太阳晒蔫的大红花。和红旗相比，挂在台子两边的两只绿色高音喇叭显得特别起劲，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。因为声音太大，我们反而什么都听不清，只有嗓门声和吱吱吱电流声。对着麦克风讲话的人，是个大个子，穿着白色短袖衬衫，臂上箍着红袖套，手里拿着一份稿子，一会儿念稿子，一会儿抬头看我们。

水水说，他是公社领导。

领导站在台子最前面，背后是一排被批斗的坏蛋，有五个；每个坏蛋背后立着两个民兵同志。民兵都威风凛凛，穿着绿军装，戴着绿军帽，扎着宽皮带，端着枪，一动不动，像木头桩子。五个坏蛋中有一个妇女，头埋在胸前，长头发披散，盖着脸，像个吊死鬼。另外四个男的，一个是老头，精精瘦，头发雪雪白；一个坐在凳子上，水水说他腿断了，刚才是被民兵架上来的；一个小年轻，剃着光头；一个矮佬，光着脚，赤着膊。他们都被麻绳反剪着双手，胸前挂着大牌子，上面打着叉，写着大字。因为距离远，隔着两个篮球场，我只能看清叉，看不清字。

五个坏蛋，最牵我注意的是那个赤膊赤脚的矮佬，其他四个坏蛋都是垂头丧气、低头认罪的样子，只有他一直昂着头，东张西望，一会儿看台下，一会儿看天上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而且，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村里的木金傻瓜——我们都叫他木瓜。

水水说，就是他，木瓜。

我仔细看，确实是他。没错，就是他！想想看也是，只有木瓜这种人，才会在被批斗的时候还这样昂首挺胸，东看西看，像

在演戏。因为他是傻瓜嘛。傻瓜是不知羞耻、不识好歹的，以为上了台，就在当演员。

爷爷说：“听不见话里有话叫笨蛋，分不清鸡蛋鸭蛋叫傻瓜。”

关于木瓜我是熟悉的，他跟我们家是一个生产队的。即使不是一个生产队，也不会不熟悉他，他是我们村的“名人”。关于他的笑话和故事，已被杏林瞎子编成词，男女老少都能扯上几句。我能全部背下来，是这样说的——

木瓜木瓜
木金傻瓜
无爹无娘
断子断孙
光棍一个
养牛三头
一天吃一顿
夜里跟牛困
牛说木瓜好
人说木瓜瓜
不晓得白醋酸
不知道加法算

我从小知道，当然是爷爷告诉我的，木瓜是民国二十九年那年，当时我们村里的私塾先生从镇上捡回来的。先生是个大麻子，满脸黄豆，难看死，虽有满肚子墨水，却没一个姑娘愿嫁给他，五十多岁还在打光棍。那年夏天，他被日本鬼子抓去镇上写标语，回来时一手牵一只大奶子母山羊，一手抱着个哇哇哭的小人儿。人家问他，先生这是谁家孩子？他说，茅坑里捡的。人家说，兵荒马乱的你做什么好事？他说，我要靠他养老送终呢。先生用羊奶喂他，养他长大，教他识字算数，希望他接过衣钵，养家糊口，养老送终。先生十年如一日地教养，他十年如一日地白养，十岁还不认得自己名字，不会算一加一等于几，气得先生天

天翻白眼。

爷爷说：“人各有命，先生是断后的命，养个儿子是傻子，等于白养。”

我问他：“木金是什么命？”

爷爷说：“贱骨头，死不了的命。”

听说他死过好多次，五岁时吞过锋利的剃头刀，第二天跟血一道屙出来；九岁时被洪水卷走，以为必死无疑，结果几天后他拖着一只洗脚桶回来，毫发无损；十三岁那年他在家玩火，把房子烧燃了，火光冲天，家里东西都烧成灰，连猫也被烧个半死，他一个傻子反而躲在水缸里逃过一劫，只是头发被烧成阴阳头。先生一气之下把半瓶敌敌畏倒进稀饭里，准备和他一起见阎罗王。结果先生走得利落，魂飞魄散，他只是肚子苦痛几天，又活蹦乱跳，生龙活虎。奇怪的是，从那以后他再不长个，横着长，小腿像大腿，大腿像腰身，腰身粗过水桶，肩宽长过腰背，胸脯厚得像坨铁疙瘩，身板硬得像堵水泥墙，一身蛮力气，可以把一头犍牛攒倒在地。

虽然力气大，但做农活，样样不行，给庄稼除草，他把庄稼一起拔掉；插秧，他把秧苗倒着插；播撒麦种，他手抖，长出来的麦田像个痢痢头。连割稻收麦这种最简单的农活，我们小孩子都会做，他也做不好。我跟他一起割过稻子，我割完一畦他才割半畦，因为他是坐着割的。他腰太粗，弯不下来，只能坐着割，笑死人。

爷爷说：“他可笑的事多着呢，远的不说，就说你大姑亲身经历的。几年前你大姑家造新屋，当时溪坎还不通桥，拖拉机开不到你大姑家，运来的砖头只能卸在堰口，然后要靠人工搬。遇到这种事村里人都会叫木金去做，因为这是个力气活，他干活卖力，一个人可以顶两个用。你大姑就去请他，忙碌整整两天，肩膀脱掉一层皮。你大姑看他干活真的卖力，收工那天烧了两只菜，又去小店打了一斤白酒送他。酒是番芋烧的，便宜，才四毛钱。你大姑买酒的同时还买了一瓶白醋，用的是一样的瓶子，回到家不知怎么回事，弄混了，把白醋当白酒送给了他。不过一个

小时,你大姑发现后,连忙去找他换,结果他已经把整瓶白醋当白酒喝个精光。他什么事没有,胃不痛,肠没烂,倒是你大姑心痛了几天,因为一瓶白醋要九毛钱,比两瓶白酒还贵呢。”

我说:“白醋酸得要命,他怎么会喝不出来?”

爷爷哈哈大笑:“要不大家怎么叫他木瓜?要是一般人,鼻子一闻就知道。”

我说:“我喝一口白醋胃都会反酸,他一整瓶怎么喝得下去?”

爷爷还是大笑道:“要是一般人,就算喝得下去也得要送医院,胃一定疡掉了。可他屁事没有。他喝敌敌畏都没事,醋算什么。他确实是个木瓜啊,不是一般人。”

因为是木瓜,不是一般人,一般的农活做不来,队里只好安排他放牛。我们生产队有三头水牛,一头公牛,两头母牛。这可是我们生产队最宝贵的财富,百十亩水田旱地,每年都要靠它们犁田、翻地。爷爷说——其实不只爷爷一个人说,所有大人都在说——死一个人不算事,死一头牛是天大的事。前两年,三爸他们小队的一头牛犯羊癫风,满山野疯跑,从悬崖上跌下来,摔死。我亲眼看见,他们队里几十个大人都赶到现场,像小孩子一样哭,那伤心的样子比死任何一个人都严重。

听爷爷说,水牛容易犯两种病,一种是羊癫风,一种是黄疸病。犯黄疸病是因为经常肚皮饿,吃不饱,长期营养不够;犯羊癫风是因为经受什么刺激、惊吓。牛从来低着头,看不到天,如果让它抬头看到天,它就会害怕,甚至受惊、发疯。村里每个小孩子都知道,牛最怕看红色的东西,所以上山时绝不能让它看到红色。因为上山时牛眼朝上,红色会放大,变成一片天。这时候它一定会受惊,夺路而逃,满山遍野疯跑。我们队里的牛从来没有犯过这两种病,因为木金管牛管得特别周到细致,每天定时放牛出去吃草,定时给它们洗澡,定时带它们回家。

爷爷说:“人总有一用,木金是给牛用的。”

我经常看见,每到傍晚时候,木金总是一手提着镰刀,一手扬着鞭子,赶着三头牛回到村里,每头牛背上驮着一捆青草。这

是给牛准备的早饭。木金自己从来不吃早饭和中饭，一天只吃一顿夜饭。因为他是光棍汉，没人给他烧饭，索性一顿吃个饱，反正他的胃神奇，一次可以吃下半头羊。村里人都说，木金对牛比对自己还要好，他是牛的爹、牛的妈妈。我觉得他对牛比有些爹妈对自己小孩都还要好，包括我，父母老是打我，他从来不打牛，甚至都不骑。其他生产队放牛的人经常骑着牛回家，他一向不骑，至少我没见过。有人说，那是因为他个子矮，骑不上去。也许吧。但也不一定，也可能他是不忍心骑。他把牛当作爹妈，谁会去骑爹妈呢？我真的觉得，我们小队的三头牛真是福气好，有这么一个体恤孝顺它们的“好儿子”。

但是一个月前，木金突然被公社抓走，说是因为他糟蹋牛。怎么糟蹋？我问爷爷，问父亲、母亲，问过好多人，他们都说你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什么。爷爷为此还骂我一顿，说我不学好，整天想些不三不四的事，不准我以后提这事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其实我也能猜测到，糟蹋牛还能怎么着，无非就是打嘛。牛有时很讨厌，偷吃庄稼，发飙伤人，你去管，它不听。什么叫牛脾气嘛，就是它不听招呼，死活不听，非把你急得揍它。放牛的人都揍过牛，有人揍得很凶，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头用带刺的梨树枝，一鞭子一鞭子抽，抽得那头牛皮开肉绽，最后眼泪汪汪地跪倒在地上。我想木金这次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哪头牛犯浑，把他逼急了，逼他下了毒手，把那头牛揍伤，不能下地干活了。

爷爷说：“有些人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平时常冒火星子，但从不会放火烧人，下毒手。有些人是不叫的狗，最会咬人，平时闷声不响，蔫不拉唧，但一旦发作起来会比谁都凶，凶神恶煞，杀人不眨眼。”

木金就是这样，平时总是傻呵呵、笑嘻嘻的，几乎谁都可以欺负他，寻他开心。包括我们小孩子也经常捉弄他，有一次他在水库洗澡，我们把他衣服偷走，挂在牛脖子上，后来牛把衣服弄丢，他只好挨到天黑，光着身子回家。第二天，他依旧对我们笑嘻嘻，像什么事没发生。但是有一回，我三爸儿子，就是我堂哥